



秦腔現代劇

祁連風暴

玉門市秦腔劇團集體創作
米 鍾 華 執筆

長安書店

郭連風暴

(秦腔現代劇)

玉門市秦腔劇團集體創作

米 鍾 華 執 笔

付興國設計封面

長安書店出版

西安東大街318號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002號

陝西省新華書店發行

西安東四路105號印刷廠印刷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$\frac{1}{2}$ 字數：33,680字

1960年9月第一版 1960年9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：1—8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96.722

定價：(乙)0.12元

前 言

一九四九年夏秋之間，盤踞在玉門油礦的国民党反动派蔣匪，为了挽救垂死的命运，大肆搜括、破坏。老技工黃蒼和青年工人沙鳴与全矿工人，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，经过反剥削、反破坏的英勇斗争，终于取得胜利，将革命红旗永远飘扬在祁连山下的石油城上空。

这个剧本，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，经过提炼、加工而写出的，由于题材新颖，并在表演上运用了传统技巧，所以在演出中，颇受一般欢迎，在西北五省首届戏曲会演中，也得到好评。但由于水平限制，缺点仍恐难免，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。

米 鈞 华

1960.4. 于西安。

場 次

第一場	肇	禍	第二場	謀	救
第三場	釀	變	第四場	斗	敵
第五場	被	捕	第六場	刑	訊
第七場	審	光	第八場	進	軍
第九場	潛	逃	第十場	越	獄
第十一場	護	航	第十二場	旺	種

人 物

- 周 祥：54岁，玉門油矿地下党员之一。
- 王团长：40多岁，解放軍某部团长。
- 黃 蒼：50多岁，老技工，地下党员。
- 沙 鳴：19岁，煉油工学徒。
- 李志剛：35岁，工人。
- 徐 彪：30岁，工人。
- 阿 嬌：18岁，女工，黃蒼的女儿。
- 黃師母：50岁，黃蒼的爱人。
- 李大嫂：32岁，李志剛的爱人。
- 芝 兰：13岁，李志剛的女儿。
- 小 羊：10岁，李志剛的儿子。
- 肇振邦：30多岁，中統特务，油矿伪特党部書記长。
- 会 計：30多岁。
- 周雨三：40岁，軍統特务，伪警队大队长。
- 高 杰：43岁，伪油矿局协理。
- 高杰妻：26岁。
- 賀 玄：30岁，便衣特务。
- 工 人：甲乙丙丁。
- 群 众：若干人。
- 矿 警：4——5人。

祁連風暴

第一場 肇 禍

時 間：一九四九年春末。

地 點：玉門油礦國民黨特黨部書記長的辦公室。

（室內除了常見的辦公桌，電話、沙發、衣架等以外，後牆開着一個大窗戶。透過窗戶，人們可以看見煉油廠的遠景）

（啟幕後，室內空無一人，大家只能看見窗外有許多人在勞動，並能聽見工人們在勞動中發出的低沉的聲音。幕後的歌聲，描繪了當時情景）

（內歌聲）

祁連山上風雪緊，風雪緊抗噶！

石油河畔苦呻吟，苦呻吟抗噶！

掙脫釘鐐砸開鎖，砸開鎖抗噶！

無產階級要翻身，要翻身抗噶！

（歌聲剛剛停止，群眾忽然騷動起來：“工友們快來呀！趙師父從裂煉塔上掉下來了！趕緊給醫院里掛電話！大家到特黨部去……！”）（周祥急上）

周 祥：書記長，書記長！（張振邦從內出）

張振邦：（申斥地）什么事？這樣慌里慌張的？

周 祥：書記長，煉油廠今天檢修，有人從裂煉塔上摔下來摔死了。

張振邦：（很不以為然地）這是常有的事嘛，扯到東崗上埋掉就是了。

周 祥：可是工人們要求見你，他們說你是福利委員會的主席。

張振邦：找福利委員會做什么？

周 祥：請求給點喪葬費和撫恤金。

張振邦：這太不像話了，福利委員會還管得這些！去告訴門警……

偽 警：（急上）報告書記長，工人們越來越多了，都說不給撫恤金不走。

張振邦：（唱二六）

撫恤金、撫恤金，不發把我能怎的？

（白）立刻把他們轟走！若是有人不服，就給我開槍！

偽 警：是！（下）

（外邊吵吵嚷嚷，周雨三在喝斥群眾：“你們都擠在這干什么？通統給我滾！滾！上工去！”（周雨三上）

周雨三：書記長，現在簡直是反了！

張振邦：是嘛！人死了還要什麼撫恤金？

周雨三：我說的不是這個，你看！（拿出一張油印的傳單）

張振邦：（接過念）“天也黃、地也黃、國民黨，不久長，全國人民團結緊，打死這群吃人狼。山也清，水也清，共產黨，是救星，全礦工人齊行動，迎接解放享太平。（怒）胡說！胡說！”

周雨三：書記長，你再看這封信。（遞信）

張振邦：（讀信皮）“周雨三轉張振邦”（抽出信紙讀）

“張振邦你們快要完蛋了，現時人民解放軍已經打到長江北岸，不久就要過江，你們的老巢南京已能聽到解放軍的炮聲，西安、寶雞周圍全是解放軍的人馬，眼看蘭州也要解放。你們還是放規矩些！要不然，老子就不客氣了！（更怒）好哇！竟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口里拔牙！周隊長！”

(唱二六)

我平日对你怎样讲，便衣队活动要加强。
为啥他们恁狂妄？你吃的啥饭打的什么枪？

周雨三：(接唱)

书记长暂且不要发牢骚，这些事我也不明瞭。
想必是共产党把鬼捣，煽动群众闹风潮。

張振邦：是共产党捣的鬼没有問題，你赶快給偵訪室打電話，要是查不出散傳單和写恐吓信的人，我就先撤你的职！

周雨三：是！(打電話)喂，接矿警队偵訪室。……你是祝主任嗎？散傳單的人搞出来了沒有？……怎么还是没有？混蛋！今天要是搞不出来，你就甭想再吃这碗飯！

張振邦：你让他立即派人进行全矿大搜查！

周雨三：立即派人全矿大搜查！你听见了沒有？最重要的是要快要狠！(放下話筒)

張振邦：我一再叫你加强各厂矿的便衣活动，不知你是怎么搞的？要是共軍真的拿下南京、兰州，象今天这个样子，我們还能从油矿逃得出？

周雨三：恐怕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吧！蔣總統他老人家……

張振邦：蔣總統已下野了，国民政府又迁往广州，目前军事暫由李宗仁副总统代理。

周雨三：这样我們不就完蛋啦？

張振邦：沒有那么容易，我們还要加紧与矿上駐軍的連系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严厉镇压！

周雨三：是！(稍停)书记长，我觉得还是要退一步想，万一站不住脚，总不能空着腰包走吧？

張振邦：(唱二六)

你的話儿有分量，这点我早已有主張。
因此上才命高杰买购大白洋，就为的防备这一桩。

(白)雨三，这一点你倒可以放心，少不了你的路

費。

周雨三：謝謝書記長的关照，對了，今天我聽人說，高杰又從蘭州套購來兩萬五千塊白洋。

張振邦：（興奮）是真的？姓高的真有兩下子，周祥、周祥！

周 祥：書記長，什么事？

張振邦：去請高協理來一趟。

高 杰：（上）不用請。

周雨三：（笑迎）正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高協理，你來的太是时候了。

張振邦：高協理，聽說最近套購的一批銀元已經到礦，連同今年三月份的那一筆，一共是多少？

高 杰：四萬整。

張振邦：很好！現在前方戰局更加惡化，我們要把這些銀元緊緊地抓在手里。

高協理：不過，我們幾次套購，都是用的工人的工資，因此我把一、二、三幾個月的工資都壓下了，今天已是四月初四，再不多少開支些，怕會惹出麻煩來。

周雨三：這個沒有什麼，倘若有人吵鬧，我周老虎以槍鎮壓！

張振邦：恐怕這也不是萬全之策吧？

高 杰：依書記長之見呢？

張振邦：依我之見，從四月份連每次發薪不發錢，只發購物証，這樣既可以把錢留下來仍能大批地套購白洋，又可以使工人不吵鬧。

周雨三：可是東西還不是要用錢買的嗎？

張振邦：（唱二六）

我們當然不能這樣優，一切我已安排下。

（白）我們雖然發給工人購物証，但是全礦只有一個小小的供應社，倘若再讓供應社晚上班，早下

班，有了購物証還不是買不到東西。時間一久，物價一漲，購物証也就成了廢紙了。另外，我們還要在銀元牌價上打點主意，明天要把每塊銀元的牌價由一萬三千元金元券提高到兩萬一。

周雨三：太妙了！（唱二六）

書記長如同諸葛亮，神機妙算比人強。

高 杰：（接唱）

劉伯溫在世又如何，怎有書記長的計謀多。

（白）周祥，快把這條子送到總務處去。（周下）

張振邦：諸位，這些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，倘若走漏了風聲，就難以收拾。

賀 亥：（上）報告周隊長、祝主任叫我來通知你，已經發現九名共產黨嫌疑分子。

張振邦：周隊長，你速快回去，布置便衣隊抓住已有線索，跟蹤追查！

周雨三：是！

（燈暗，幕落）

第二場 謀 救

時 間：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黃昏。

地 址：老工人黃蒼家中。

（室內左側有一門通外，正中有一門通內間。房中擺些桌凳之類的家具。啟幕后，李大嫂上）

李大嫂：黃師娘，志剛可在這理？

（黃師母由內間出，笑迎）

黃師母：李大嫂，志剛今天沒有來過，坐下吧！

李大嫂：（坐）唉！

黃師母：怎麼啦，愁眉苦臉的？你有什么心事，就給師娘說，不要悶在肚子里不講。

李大嫂：（很不自然地搖搖頭）師娘，沒有什麼？

（小羊与芝兰上，小羊扑向娘怀）

小 羊：娘，我肚子……

李大嫂：（制止）噢！芝兰，你为啥不领着弟弟玩去？

芝 兰：他要……

李大嫂：（连忙把两个孩子拉到一边）他要啥？

芝 兰：他要吃饭。刚才他看见人家天喜拿着白饅和香肠，就哭着向我要……

李大嫂：小羊，等你爸爸领了工资，妈妈给你买。乖孩子，听妈的话。

小 羊：不，我肚子饿，人家天喜为啥有白饅吃？

李大嫂：再不听话，我可就要……（欲打）

小 羊：你打，你打！

李大嫂：（哭唱滚板）

叫一声小羊呀小羊，人家天喜他爹乃是矿警队长，有钱有势，要知咱家乃是工人，这工人位低人贱，我们连粥都喝不到口，那儿有钱买饅买香肠给你吃！

黄师母：李大嫂，我可又说你咧，家里没吃的，你也言喘啥，不該叫娃娃也跟着挨饿。我家还有些面，拿回去稀稠先吃些子去……（从内取出面）

李大嫂：不，师娘，我家屢屢没吃的老向你借……唉！我知道这两天你家同样也没粮了……（低头拭泪）

黄师母：再不要说这些了，师娘有一口吃的，也不能叫你饿着。来，这里还有一千金元券，拿去给娃买一个饅。

李大嫂：不，不能。

（沙鸣已在门外听了一会，现在进房）

沙 鸣：师娘，你还是将钱留下吧，小羊芝兰，拿去！

（交给每人一个烧饼）

李大嫂：沙鸣，你……

沙 鳴：嫂子，我全聽見了。孩子們比不得大人，一頓吃不飽就不答應，這個苦味我嘗過。

李大嫂：小羊，芝蘭，謝過你沙叔叔。

小 羊：謝過叔叔。

黃師母：沙鳴，厂里是不是开支啦？

沙 鳴：哼！开支啦！資本家的錢是在肋子上穿著哩，看誰還不知道。就拿我們煉油厂的學徒工來說吧，嘴里說有幾個津貼，可是我由元月份到現在還沒有見錢的面哩，至于這兩個燒餅，乃是用去年半年積下的錢買下來的。我本想拿它買條衣服，結果連一只袖子都買不到。

李大嫂：沙鳴！你這樣可憐的，怎麼還給小羊……

沙 鳴：小羊？我一見小羊，就由不得想起我小時了……

李大嫂：你小時候怎麼樣？

沙 鳴：（唱慢二六）

我小時和小羊一樣樣，少吃缺穿真煩惱。

經常見財東家娃娃吃的白饅穿的好衣裳，

回頭看我我我凍的打顫餓的心發慌。

只因欠了地主賬，賊人催債象虎狼。

我的爹娘無法想，叫我給地主放牛羊。

白日間荒山曠野常遇豺狼吓的我魂魂喪，

黑夜里担土墊田鋤草挑水害的我難安寧。

就這樣稍一不慎挨打受氣對誰訴，

我只得忍氣吞聲背着人哭一場。

爹娘凍餓把命喪，地主待我更瘋狂。

托了輪到他兒當，偏叫我替他兒子把槍扛，

因此上才從狼窩向外闖，沿路討飯求礦上。

只說礦上能比外邊強，誰料這資本家也是豺狼。

為什麼天下窮人都一樣，旁人的孩子都煩惱。

李大嫂：（接唱）

听罢言来好惨伤，穷人的命运都凄凉。

沙 鳴：师娘，黄师父該快回来了吧？

黄师母：天快黑的时候，他回来了一趟，飯都沒有顧得吃，又急急忙忙出去了，你找他有啥事？

沙 鳴：是他叫我現在来的……师娘，我們厂的赵师父今天死了！

黄师娘：怎么，老赵死啦？（李志剛背着麻袋上）

小 羊 兰：（迎上去）爸爸！

李志剛：沙鳴，快把这些东西揀一揀。（沙接过麻袋）

李大嫂：志剛，你們厂的赵师父是怎样死的？

李志剛：唉！（唱二六）

煉油厂今天停了炉，赵师父爬上煉塔去檢修，
只因他餓着肚子把活做，自然是头晕眼花力不足。
再加上保險設備全沒有，一个跟斗往下丟。
摔断腰杆折断腿，流血过多一命休。

黄师母：（接唱）

赵师父一家大小整九口，全靠他一人度春秋。
如今一死不要紧，老老少少誰照顧？

李志剛：哼！国民党比狼还凶狠！只有我們工人才向工人。
师娘，你看这里边都是我們厂工人捐的东西，（轉向嫂）芝兰媽，你赶快回去，家里不管是吃的用的，有多少算多少，通統給赵师父家送去。

李大嫂：芝兰、小羊，我們走吧！

黄师母：李大嫂把面拿去呀。

李大嫂：师娘，你把面交給志剛帶給赵家吧。（三人同下）

沙 鳴：（脫下棉衣）志剛，拿去！

李志剛：这冷的天，你没有棉衣怎么行呢？

沙 鳴：沒關係！趙師父的大兒子一冬都沒有見過棉衣。

阿 嬌：（上）媽，你趕快把去年給我做的那件新棉衣拿出來，我要給趙家二妹送去。

黃師母：孩子，這件事做的對，我就去取。（入內取棉衣）

李志剛：阿嬌，你不要去了，交給我好了。

阿 嬌：我還要扶侍趙師母哩。

李志剛：讓你嫂子去吧，你明天還要去上班。師娘，沙鳴，我走了。（下）（黃蒼上，先用眼在房子里搜索了一陣，然後對門外說）

黃 蒼：老周，進來吧，沒有外人。（周祥上）

沙 鳴：周伯伯！

黃師母：老周，你還好吧？

周 祥：嫂子，這年頭有什麼好不不好的！

黃 蒼：沙鳴，過來，（耳語）你現在就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大家，（沙鳴下，黃把門关上）老周，上級有什麼指示？（母與嬌入內）

周 祥：（唱二六）

上級說現在的形勢非常好，

白區的革命高潮已經來到了。

華中的解放軍就要渡長江，

西北的進軍號令響聲高。

敵後的革命武裝比以前更活躍。

我們的任務要記牢。

那便是發動群眾保護礦廠迎接咱的大軍到，

何況玉門油礦是國防工業重地必須完整地保存牢。

但這裡黨的力量較薄弱，

不發動群眾如何能把工作來搞好。

（白）上級指示我們現在唯一的任務是，立即發動群眾，保護礦山工廠，迎接解放，玉門油礦是國防工業重地，務必要完整地保存下來。但這裡黨的力

量不大，所以特別需要注意发动群众，使他們認識到必須起來和敌人进行斗争。以我看，現在群众已被張振邦那些家伙逼的无路可走了，这座火山是快要爆发啦！

（賀玄在外敲門）

賀玄：開門！

黃蒼：（驚覺）阿嬌！（嬌出，黃與女耳語）老周，我們進去談吧！（與周入內室）

（阿嬌開門，賀進門，母也从內室出）

賀玄：黃師娘，阿嬌，你們好？

黃師母：賀玄，坐下，阿嬌給倒杯茶。（嬌倒茶）賀玄今天來家有什麼事？

賀玄：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師娘，趙師邦今天死了，你可曾聽說？

黃師母：知道。唉！死的太慘了！

賀玄：（假裝同情）是呀！他這一死，撇下一伙老少，沒有人照應。

黃師母：上邊不管這件事嗎？

賀玄：（做作）管个屁！張振邦，高杰那些王八旦，還不是只管自己升官發財，師娘，我要是有權有勢，非美美地收拾他一頓不可。

黃師母：（關心地）賀玄！（唱二六）

不准你胡說又亂道，免得惹禍把災招。

要是被人家聽見了，你怎樣逃出那網羅。

賀玄：我才不怕他們哩。人家共產黨還不是照樣地散傳單貼標語，罵的張振邦抬不起頭？

黃師母：共產黨！

賀玄：是呀！咱們礦上也有了共產黨，黃師父沒有和你講過？

黃師母：他才不說這些哩，只知道干活。

賀 亥：師娘，共產黨來了咱們窮人的日子就好過了，你說對嗎？

黃師母：大家都說好，誰也沒見過。

賀 亥：阿嬌，你怎么老坐在一邊不言嘴？

阿 嬌：（冷淡地）一個廠里干活，天天見面，哪有那麼多的話？

賀 亥：有道理，有道理！黃師娘，阿嬌是個好孩子，廠里人都很喜歡她，（站起假裝想抽煙）阿嬌能不能給我找個火。

阿 嬌：當然能。（說着便進內室；賀亥乘機跟進，每惊慌、黃蒼突然提著茶壺從內室出，賀后退，被門外的臉盆絆倒，潑了一身水）

黃 蒼：賀亥，你怎么啦？（拉賀，回頭故意埋怨母）我天天在廠里忙干活，你在家也不把東西收拾停當，處處碍手絆腳的。

黃師母：都怪我。賀亥，快把衣服脫下來拿里面烤烤。

黃 蒼：（很大方地）賀亥，來吧，到里面坐。

賀 亥：不，不，我这就回去換衣服。

阿 嬌：賀亥，抽煙吧，給你火。

賀 亥：唉！煙都让水泡濕了，還吸什麼？黃師父，回頭見！

黃 蒼：賀亥，以後有空常來玩呀，我就是喜歡人多。

賀 亥：好吧。（下，黃关门）

阿 嬌：爹，你那有那樣多的話和他說，他是討厭鬼！

黃 蒼：這我比你知道的多（向內喊）老周！

（周祥由內闖出）

周 祥：（向黃）老黃，就这样办吧！你要特別記住，上級指示这次罢工可以先从群众的經濟生活問題入手，但最後的目的是为了動員群众，成立工会，以團結群众，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。再見！（握拳下）

黃 蒼：阿嬌嬌，還有吃的嗎？

黃師母：剩了点面，都給赵家了。阿嬌，你去何工程師家借借看。

黃 蒼：（阻止）不用了，人要是忙起來也就把餓忘了。阿嬌，你們休息吧！我再出去一趟。（向外走，沙鳴、李志剛、徐彪等迎面進來）

李志剛：黃師父，你是我們車間的領班，這件事你不能不管。

黃 蒼：什么事？

李志剛：有人說明天銀元牌價要漲到兩萬一。

徐 彪：又有人說，今後發薪只發購物証。

黃師母：什么叫購物証？

沙 鳴：師娘！這購物証就是一張紙，只能到供應社去買東西。

黃師母：那怎么行呀？供應社只有一個小小的門面，全礦上萬的人如何擠得上？加上物價天天飛漲，過些日子購物証不是又成了廢紙嗎？

阿 嬌：現在國民黨越來越厉害了！

李志剛：這明明是不容咱們工人活嘛！

徐 彪：聽說上邊拿咱們的薪金套購白洋去了。

沙 鳴：依我看，咱們得找高協理算賬，再不能吃啞巴亏了。

李志剛：對！去算賬，不給点厉害不行。

徐 彪：這個賬怎么算法呢？（試探性的）
李志剛：

（同唱尖板）。

黃師母：依我看購物証要更換，

沙 鳴：這一條提的好，我們不要購物証要銀元。

徐 彪：（接唱）

還有那新的牌價須推翻。

李志剛：對！銀元牌價漲不成，物價也就漲不成。

沙 鳴：阿嬌，（接唱）

要叫他不許打罵开除禁閉，

徐 彰：这一条很重要，要不然，他们还是会来整咱们。

李志剛：赵师父的撫恤金一定要教他发，机器的保險設備一定要教他按。

黃 蒼：最重要的是！（接唱）
成立工会咱们工人掌大权。

（白）你们都谈的很对，我完全同意。不过最重要的是成立工会。

众：成立工会？

黃 蒼：是呀！要成立工会。过去由于咱们没有工会，就不能把全矿的工人团结在一起，行动一致的与敌人作斗争。以今天赵师父的死来说，当时有些人心中不平，便去找張振邦讲理，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，結果被周雨三几句大話吓走了。倘若有了工会，張振邦不給撫恤金咱们就不答应。以前也有人提出过成立工会的要求，可是被張振邦耍了花样，成立了一个什么福利委员会，又被人家騙去了主席权。

沙 鳴：黃师父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们算賬呢？

黃 蒼：我想明天他们把銀元牌价和发购物証的事情公布之后，工友们一定不满，咱们就可以趁此机会領着大家去找高协理，然后再去找振邦。

众：就这样办吧。

黃 蒼：对！大家现在回去，先在工友中談談，明天咱们厂里見！（唱七經帶板）
一場战斗安排定，

众：（接唱）

只等明天东方紅。（幕落）

第三場 變

时 間：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下午。

地 点：煉油厂。